

朱仲丽 著



毛泽东 王稼祥 在我的生活中

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

朱 仲 丽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朱仲丽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2

ISBN 7-5035-1167-2

I. 毛… I. 朱… III. ①毛泽东-生平事迹②王稼祥-生平事迹 N. ①A752②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0698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11000 册

定价: 12.00 元



作者朱仲丽,1958年摄于中南海春藕斋



朱仲丽在北京家中写作(1986年)



王稼祥与朱仲丽在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别墅(1946年)



王稼祥与朱仲丽在无锡(1956年)



毛泽东与王稼祥、邓小平在一起（1961年）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王稼祥和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一）、莫洛托夫（右二）前往莫斯科车站迎接



周恩来、邓小平、王稼祥、彭真在一起交谈(1959年)



这是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举行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陈绍禹；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目 录

一	初次相见“二十八画生”叔叔	(1)
二	全家被通缉	(11)
三	第一次握手	(19)
四	“最后告别”变成日后笑谈	(28)
五	被捕	(36)
六	王稼祥举荐邓小平出任军委总政 秘书长	(48)
七	“王稼祥在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	(52)
八	与张国焘深夜谈话	(61)
九	“您就是刚从中国来到莫斯科的 王稼祥同志吗?”	(66)
十	见到毛主席应该怎么称呼呢?	(72)
十一	“你该选择一位女同志当你的 对象了,难道整日当和尚吗?”	(85)
十二	草鞋——“空前”“绝后”	(90)
十三	当不了“牛皮公司经理”却认 识了王稼祥	(95)
十四	病人给医生上课	(101)
十五	与王稼祥结百年之好	(106)
十六	教毛泽东学跳舞	(115)
十七	王稼祥首次论述毛泽东思想	(120)
十八	小事见真知真情	(125)
十九	王稼祥七大落选	(128)
二十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139)

2791/24 / 4

二十一	告别延安	(146)
二十二	毛泽东指示王稼祥去苏联治病	(150)
二十三	援救贺子珍母女	(155)
二十四	王稼祥首任驻苏大使	(160)
二十五	当毛泽东的“特使”	(170)
二十六	在苏联的日子里	(177)
二十七	火焙鲫鱼和油茄子	(195)
二十八	猜谜	(199)
二十九	王稼祥直言陈词	(209)
三十	毛泽东一天只吃一顿饭	(213)
三十一	搬出中南海	(216)
三十二	大字报贴进家里	(227)
三十三	失去自由	(234)
三十四	软禁信阳后再回北京	(241)
三十五	一生中最悲寂忧郁的三年	(248)
后 记		(262)

初次相見“二十八画生”叔叔

还在幼年时代，刚踢了毽子，将一条黑长的辫子从胸前甩向颈背的我，跨进旁门口，听见爸爸和妈妈在商量着事情。

我好奇地问爸爸：“谁是润之？他是干什么的？”

爸爸朱剑凡笑嘻嘻地回答：“他是了不起的年青人，名叫毛泽东，知道吧？在闹革命啦，为了交朋友，他自己取名为二十八画生。”

妈妈的声音显然是愉快的：“今晚搞什么好菜款待他？……哦，我记得他爱吃我们做的油泡鱼，火焙鲫鱼……”

我拍着手跳起来：“二十八画生，二十八画生，我也爱吃油泡鱼！我也爱吃！”

我的爸爸朱剑凡和杨开慧的爸爸杨昌济（怀中）有着深厚的友谊。杨先生是1903年随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去日本留学的，和爸爸一起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在国外，他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他喜欢读王船山、谭嗣同的诗文，对中国旧文化有深刻的批判。之后，他又到欧洲进行社会考察，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回国后，杨昌济先生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执教，爸爸在长沙开办周南女校，两人交往十分密切。杨先生常来访问爸爸，两人随便共进午餐或晚餐。

有一天，杨先生又来到我家，在和爸爸共进午餐时谈论着目

前的时局。突然他谈锋一转，很有兴趣地说：

“我在学校遇到一个怪学生，他的学名叫毛润之。该生不大遵守学校作息制度，也经常不按时吃饭，读课外书却极勤。”

爸爸睁大眼睛，听得十分认真。

“毛润之的小桌上，总是放有几个冷烧饼，边看书边吃，就算一顿饭。他每晚把书看完，已经到熄灯就寝时候了，又跑到水井旁冲冷水浴。学校舍监点名不见他，找到后说他，他不在乎，头一扭，还是那样。”杨先生说得绘声绘色，“这次考试才怪，凡是毛润之自己喜欢的题目，作答详细，洋洋万言。不喜欢的就交白卷子。我看那卷子真是才华超众，见解精辟。”

“好！好！”爸爸喊起来。

“这样，老师们以此为谈资，却苦了监考的老师陪坐等候。”杨昌济继续说。

“来，为此喝一杯！”爸爸举杯，祝贺“怪学生”的出现，又是为杨昌济先生凑兴。

杨昌济先生吞了一口酒，嚼一口菜，抹一下胡子，又说：

“我们一师许多教员对毛润之的这种行为议论纷纷，有的主张用校规约束他，我和徐特立、王季范等老友，都主张不给处分。他认真学习，锻炼身体，才华出众，独有见地，实为可嘉。你的高见呢？”

爸爸呷了一口酒，说道：

“我是个爱才的人，反对用那些规范约束学生。你看我这个周南女校，调皮的女学生多得很，还有人大胆谈婚姻自由哩。我是不约束她们的，她们刚从封建牢笼里飞出来，现在的自由还喊得不够呀！至于毛润之，我看是个难得的人才，这样的学生越多越好。”

“你的看法跟我一样啦！哈哈！”杨昌济握着白色小酒杯，仰头将剩酒一口喝光。

“哈哈！一样，一样！”爸爸和杨先生一样兴奋。

此后，湖南教育界的许多老一辈，都对毛泽东发生兴趣，期望异常殷切，其中最为热忱的又是杨昌济先生。

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瓚等五六位好友，有着改造社会的共同理想。他们常到杨先生家求学聆教，讨论问题。毛泽东远大的革命抱负，刻苦的学习精神，使忧国忧民、欲为改造中国社会而树人的杨昌济先生非常赞佩。1915年4月5日，杨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渠之父先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他还兴奋地对全家说，在第一师范看到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他特别指出，毛泽东将来定是国家的栋梁。由于杨先生致力教育，在其他学校兼课较多，非常繁忙，他要女儿开慧跟随毛泽东诸生学习。他们在一起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社会调查，树立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气节。后来，杨开慧成为毛泽东忠诚的革命伴侣和战友，并为党的事业壮烈牺牲。

1918年春，有一天，毛泽东来到我家。那时，他正酝酿着成立新民学会。

毛泽东穿着一件灰布夹袍，头发长长的，两眼炯炯有神。在客厅里，他和爸爸面对面坐着品茶。两碟子花生、瓜子摆在大理石茶几上，这是湖南人待客的习惯。他们谈到新民学会时，毛泽东说：

“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你是湖南教育界著名人士，能得到你的支持，这太好了！”

“何胡子（何叔衡的爱称）早就跟我说了，我不参加，那还行？我是不能落后的！”爸爸抿着嘴，诙谐地说。他那半笑半严肃的表情，使毛泽东感到欣慰。

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中，年纪最大的是何叔衡，他和爸爸友谊很深，经常来我们家。他很喜欢我，我称他干爸爸。他是前清的一个秀才，思想很进步，成为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为当时湖南的革命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新民学会是1918年4月成立的，在长沙刘家台蔡和森家召开的会议。爸爸非常拥护新民学会的宗旨，即：思想革命，身心锻炼，革命实践。

周南女校中，有2名教员和11名学生参加了新民学会。学生中有向警予、蔡畅、陶毅、劳启荣等人。她们入会时，学校还为她们举行了欢庆仪式。

1919年，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时，爸爸也十分支持。有一天，毛泽东来到我们家，他和爸爸谈话时，对爸爸说：

“朱校长，我不但要谢谢你热心支持，还要请你为《湘江评论》撰写文章。”

“那是要写的，写后请你审阅。”爸爸回答说，“因为你们的推动，我们周南女校也将要办《女界钟声》咧。”

爸爸和毛泽东亲切地谈着。不论是在我们家，还是在其他地方，毛泽东和爸爸的每次谈话，爸爸都感到收益颇大。

“朱校长，你和徐特立、周以栗先生发起的‘建学会’，是很进步的组织。你在成立大会上的演讲中，主张革除成见，加强团结，服从真理，这很好。你的讲演是很杰出的报告，鼓动性极大。”毛泽东对爸爸说。

爸爸听到这番鼓励和表扬，心里非常高兴。

“朱校长，你那个关于‘生的观念和死的观念’的演说，是批判封建的腐朽人生观、道德观和迷信思想的武器，是一篇独特新颖的演讲，我们听了都拍手赞成，称之为‘空谷的足音’。想把它发表在《湘江评论》上，你同意吧？”毛泽东那深邃和智慧的眼神射在爸爸的脸上。